

长篇
小说

本书故事情节迂回曲折，
人物形象个性鲜明，
语言质朴且具乡土特色。

赵志林 / 著

太子 住过的 村庄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太子 住过的 村庄

赵志林 /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太子住过的村庄 / 赵志林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190-2143-6

I. ①太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37380 号

太子住过的村庄

作 者: 赵志林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朱彦玲

责任编辑: 刘 旭

封面设计: 人文在线

复 审 人: 王 军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43(咨询) 85923000(编务) 85923020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liux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

装 订: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

1/16

字 数: 207 千字

印 张: 13.5

版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2143-6
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1

在燕东的大山里，有一条挺有名的河流，很古的时候叫衍水，现在叫太子河。它发源于一个叫大地的地方，其实那里是一片高山，一块蛮荒之地。崇山峻岭连绵起伏，原始森林遮天蔽日，至今还能找到完整的原生态植物群落——整个一面山坡就一种树，不带一点儿杂色——这面坡上都是红松，远远看去黝黑黝黑的；那面坡上都是白桦，齐刷刷的树干挺拔俊秀；另一面坡上都是木质异常坚硬的青冈柞，躯干高大，不像散棵儿柞树那样矮趴趴的，个个伸展着虬龙般的身姿。这里不仅有珍稀树种刺楸、水曲柳、黄菠萝，还常有黑熊、狍子、野猪、梅花鹿出没，而人迹罕至。太子河从大地的山间石缝中流出时是涓涓细流，经一路千回百转，无数山间清溪注入，逐渐变成了一条清清亮亮的大河。出大地八九十里，一百里不到，太子河在一座内弧型的大山脚下甩了一个胳膊肘弯儿，进入一块平坦开阔的地方，形成一处长长阔阔、坦坦荡荡的水面，当地人叫这里五里长汀。若顺流而下，在五里长汀的右岸，长满蒿草遍布乱石的河滩地上，有一条砂土公路，一头通山里，一头连着公社和县城。在五里长汀的左岸，依次耸立着几个断崖；断崖和断崖之间，是几条山沟儿。第一条山沟叫头道沟，第二条山沟叫二道沟，第三条山沟不叫三道沟，叫太子屯。头道沟和二道沟都是不大一条沟筒子，里面各住了二三十户人家，而太子屯沟口虽不宽，沟里却十分宽敞，良田千亩，阡陌纵横，沿北山根，哩哩啦啦错落错落，逶迤着近二百户人家。村落与良田之间，有一条小河，春秋两季流水潺潺，伏雨季节时常涨水吞噬岸边良田，到了冬季，冰封河面，隔三岔五地跑沿水抬高河床，冰面光滑如镜，孩子们在冰上抽冰尜、支爬犁，玩耍嬉戏，很是热闹。早些年小河南岸也有不少人家，后来搞退屋还田，

绝大多数都搬到这边的山坡上来，如今只剩下寥寥几户。在小河的下游，紧挨着五里长汀的地方，有几亩水田。太子屯周围十里八村种水稻的不多，可种水稻的历史却很久，就那么四亩多地，从来不扩大，也不缩小，村里人叫这里四亩地。四亩地产出的稻米，颗粒饱满，晶莹剔透，煮出饭来米粒儿都站立着，上面油汪汪的一层，香气四溢。太子屯人种出这么好的稻米，可他们吃不到，年年都要上交，每年打完场的时候，县里都会来人，由公社的人领着，把新打下的稻米用马车拉走，至于最终交到谁手，太子屯人也不知道，他们只知道这米必须上缴，自己吃不得。到后来分责任田的时候，大队留了一少部分地，就包括这四亩地，一直由大队管着。小河在沟口汇入五里长汀的地方，叫小河口，这儿设有渡河码头，有不少的铁船，其中一艘稍大一点的叫官船，是村里指派摆渡乘客的——因为没有多少油水，来回脚只收两角钱，乘客又不多，没人愿干，索性固定下一个人，大队一年发给三百块钱的补贴。其他船都是个人置的，用来摆渡啊打鱼啊什么的，图个用起来方便。也有个别的时候，这些船有特殊的用途，比如城里的画家啊摄影家啊有时会大老远地跑过来，找一条船在汀里转上一大气儿，操着家什有的画有的照，他们说这里的风景好，在这样的地方能找到创作上的灵感。没事的时候，所有的船都锁在岸边，用一根钢丝绳，一端锚固在河岸上，一端有一个环，用来锁船。到了冬季，冰封河面，所有渡船都泊在岸边，派不上什么用场。

据村里老人讲，太子屯的历史十分悠久，小村如此称谓也颇有些来历，说当年燕太子丹为躲避秦兵追杀，曾藏匿在这里。人们从史书上知道，太子丹后来被燕王烹所杀，其头颅被献给了秦王，这是正史，而这里的村民们口口相传的却是另外一个版本，也更感人肺腑。他们说当年秦兵包围了村庄，限三日之内交出太子丹，不然就烧光所有房屋，杀光所有村民。太子丹侠肝义胆，为使村民免遭涂炭，不顾劝阻，挺身而出见秦兵。秦兵押解他回营，船过五里长汀时他投河自尽。太子丹死后，村民们哭声震天，泪流成河，为怀念他，将小村改叫太子屯，将沟口这条大河改叫太子河，于是便叫开了。不管外边人提出怎样的反驳意见，也不管史学家拿出了多么权威的研究成果，甚至有人考证说太子河这个叫法是太子丹后来才有的事，太子屯人都不以为然，反正他们对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深信

不疑，并引为自豪。他们还会提到村委会房山头那盘废弃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石碾。那盘石碾老旧、破败、沧桑、颓废，土埋了半截，掩映在高高低低的蒿草里，前些年县文化馆来人，看过后说这石碾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。后来市考古队也来过人，张罗着要把碾子拉走，送进市里的博物馆，但太子屯交通不便，进不来大汽车，马车和小型拖拉机又拉不了，只好作罢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太子屯人守着太子河，自有许多便利，比方说谁家来了客人，总有一道待客的菜来自这大河里。男主人带上钓竿和饵料，来到五里长汀，站在岸边的岩石上，脚下一人多深的河水清澈见底，水底鱼儿悠闲自得地游来游去。这里钓鱼不用浮标，只三抖两抖，便可看见鱼儿咬钩，也只需一顿饭的工夫，便可满载而归。到家里，经过主妇的巧手烹制，或酱焖，或面炸，或清蒸，或干烧，一盘（碗）鲜亮可口的河鱼便会端到饭桌上。五里长汀里的鱼厚，站在河边就能看见鱼在水面上打漂儿，村里人曾放倒过一棵大柳树，扔深水里面，改天放炮崩，一炮竟崩起四五十斤鱼，有瞎胖头、鲫鱼子、沙葫芦，还有味道十分鲜美的虫虫和熬黄。

五里长汀绿水悠悠水草丰美碧树葱茏，成了小动物的天堂，这里不仅有大红腿鸭、五花鸳鸯，还有身子浑圆、长着一双黑不溜秋小圆眼睛的水獭。

太子河养育了太子屯人的同时，也给太子屯人带来很多麻烦，比方说上公社赶集呀办事呀，都要先坐渡船过河，然后到那条砂土公路上再走十多里的旱路，或是赶定时的班车，要不就得走后沟那条道，真是又绕远又不划算。

山清水秀产美女，穷山恶水出刁民。太子屯山好水好，滋润了不少美貌如花的大姑娘、眉清目秀的小伙子，闭塞也好，落后也罢，太子屯纵然是穷乡僻壤、天高地远，可村民的生活一点儿都不寂寞，他们的爱情故事曲折离奇，令人感动不已，一提三叹。

20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清晨，村里一个叫鄢晓丹的青年，从邻居家借来一辆带车子，和哥哥一道，推上一头刚宰的肥猪从家里出来，去十多里外的公社赶集。哥哥今年二十七岁，别人家这个岁数已经

孩子满地跑了，他因为家里边不宽绰，搞对象成了老大难。好在半年前相下一个，两头都挺满意，正张罗定亲，彩礼钱就出在这头猪身上。

这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清晨，天还没大亮，朦朦胧胧的村街上不见几个人影儿。论节气现在是小雪，几场寒流肆虐之后，寒冷的日子如期而至。庄稼早就收过了，田野里和山坡上一片枯黄，干草在冷风里瑟瑟发抖，高山上有了积雪，阴背子的雪还挺厚，它们要等到明年春暖花开时才能慢慢化尽，不知不觉中，五里长汀冰封了河面。哥俩儿来到河边。哥哥找了一块比拳头大一点儿的石头，走上冰面，让推车的弟弟跟在后边。每年刚入冬，太子屯人都要过上几天战战兢兢的日子，与外界的沟通与联络不能避免，而这时候太子河结冰了，冰层不厚却摆不了渡船，走后沟又太远，人们只能冒险过河。人总是有办法的，常常能够化凶险为平安。哥哥嘱咐弟弟离自己远一点儿，自己躬着身子小心翼翼走在前边，边走边用石头使劲砸冰，试探着一点点过河，确认没事儿再让弟弟跟上来。

哥哥已经过了河的中间，再有一会儿就上岸了。他脚下的冰层在变厚，颜色在变白，站在上面已经看不到冰层底下墨绿色的河水，就在这时候他听到身后“咔嚓”一声，猛地回头一看，走在河当央的弟弟连车带人掉进深水里。弟弟晓丹水性不好，在水中胡乱地扑腾着，哥哥没有一丝的犹豫，跑回去纵身一跃，也跳入冰冷的水中。

在生死抉择面前，哥俩儿没有一个孬种，都想让对方先上冰面，都想把生的希望留给对方。他们在水中扑腾了好一阵子，交替着推举了几次，但都没有成功，冰层太薄，人一上去便压碎了。因为河水冰冷，哥俩儿冻得瑟瑟发抖，这时哥哥对弟弟说：“晓丹，别再你推我我推你的，这样不行，咱俩谁也上不去，你上你的，你要是上去了，在上面拽我。”

片刻之后，弟弟晓丹先爬上了冰面。他伸手去拉哥哥时，发生了他意想不到的的一幕——哥哥拒绝了。哥哥推开弟弟的手，眼泪吧嗒、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晓丹，哥后悔啦……后悔没听你的话，要是走后沟，就没事了……现在说什么都晚啦！”

“哥，你别说话，赶紧把手伸过来。”

“我怕把你带下来，那样咱俩都得死啊！”

“我不怕，要死咱俩就死在一起。”

“别说傻话啦……家里有妈呢！哥一点劲儿都没有了……哥好冷啊！”说话间他挣扎了几下，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爬上冰面，不料这一动弹却加速沉入水中。

晓丹满脸湿漉漉的，分不清是河水还是泪水，声嘶力竭地喊着：“哥——哥——快来人呵！快来……”没等喊完，极度的寒冷与惊悸令他昏厥过去。

河边有两个去赶集的中年男人，正准备过河，发现这边出事了，朝这边赶过来。救援进行得小心谨慎，两人分散开，猫腰儿试探着一点点接近昏迷不醒的晓丹，等离他只有一竿子远的时候，谁也不敢再往前走了，因为他们发现冰面炸开了几道大裂缝，稍有不慎，不但救不了晓丹，自己也得掉水里。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后过来一个年轻小伙儿，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与胆怯，脱下棉袄铺在冰面上，然后趴在上面一点点地向前移动，冰面不时发出“咔咔”的响声，他不管不顾，依然慢慢去接近晓丹，直到拽住他的一条腿，把他拖到安全的地方。那两个中年男人禁不住赞叹说：“栓柱，真是好样的呢！”

“栓柱，晓丹没白交你这个铁哥们儿啊！”

栓柱没管那两人比自己大了许多，呵斥道：“这都啥时候了，你们还在这里闲磨牙，不知道水里边还有人吗！赶快先回村一个去报信儿，留下一个，帮我把晓丹背回去。”

天儿大亮了。消息很快传遍了太子屯，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儿的时候，晓丹的母亲还不知道。有人要来告诉她，被拦下了，说最好先不让她知道。她不到六十岁，丈夫十几年前意外地去世了，家里只有她跟两个儿子，现在她正坐在炕梢又老又旧门上雕花的炕琴柜边上，嘴上哼着东北二人转小调儿，翻弄着找两块布，准备给未过门的儿媳妇。

院子里传来一片吵杂声，随后门被撞开了，栓柱气喘吁吁，背着人事不省浑身湿漉漉的晓丹走进来，后面跟了许多人，很快站满了一屋地。没等别人张嘴说话，晓丹妈早已明白了怎么回事儿，听说大儿子还在水里，一下子吓傻了。她颤颤巍巍地下地，两腿一软，跪在了地上，两眼望着房扒一边磕头一边作揖说：“老天爷啊，俺们鄆家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呢，你让我大儿子平安回来吧！”说完挣扎着站起来，要去河边把大儿子

找回来，可没走两步；便像摊泥一样倒在地上。人们扶起她，让她躺在炕上。栓柱把晓丹放在炕头，大伙儿七手八脚地把他身上的湿衣服脱下来，换上干爽的，又往他身上压几床厚被。

有一个姑娘慌里慌张地跑进屋来，挤进人堆里，站到晓丹身边。她中等个头，身挺儿苗条修直，穿一件崭新的藏蓝色毛涤卡上衣，里面衬着红色立领毛衣，一头乌黑的头发梳成个马尾巴，在土里土气的一群人当中，显得很打眼儿。她显然被这个突发事件吓坏了，一脸的惊悚。她站了好一会儿，见晓丹脸色红扑扑的，喘气也均匀，才分开围在炕沿边的人群，跑到房山头一个背静的地方，回头撒目一眼见看身后没人，才两手捂起脸，抽抽搭搭地哭起来。哭够了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一扭身跑出院子。

那边村里人带着打捞工具，来到五里长汀，破冰，放船，用绑了铁钩的船竿子来来回回地在水中搜索。五里长汀水流舒缓，人是直接沉下去的，没费多长时间，人捞上来了。这时的晓丹哥已没有一丝气息，眼睛睁着，身子硬邦邦的，鼻孔和耳窝里淤着泥沙，嘴角不停地往外流水。

晓丹醒过来时，哥哥的尸首已经抬回家，停在屋前的院子里，不少帮忙的人忙前忙后。晓丹跪在哥哥尸体前，发出撕心裂肺的号叫：“哥哥是为了救我才死的，该死的是我！哥——你为什么救我，为什么不让我替你去死啊！”晓丹妈见了大儿子的尸体，昏了过去。人们把她抬到炕上，有的掐她的人中，有的一声迭一声叫她醒醒，忙乱了好一气儿，她才慢慢苏醒过来，哭道：“老鄢啊老鄢，是你把儿子领走了吗，你怎这么狠心呵……十四年前，你死在五里长汀，今天咱大儿又死在五里长汀，你们爷俩儿怎么都一个命呀！我苦命的儿啊……”

晓丹妈几次哭得不省人事，每次清醒过来，围在身边的婆娘们都要开导她一番，絮絮叨叨地重复着那些说过好多次的车轱辘话：“别哭啦，啥用不顶，还伤身子！”

“俗话说该井里死的河里死不了，该子时死的挨不到丑时，你大儿就这个命，别想他啦。”

“你该这么想呀，老天爷还给你留个儿子，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呢！有晓丹在，你啥都不用愁呢。”

“五里长汀啊五里长汀，太子屯人让你坑得好苦咂！”

“啥时候啊，能修一座大洋桥就好喽！”

太阳升高了，照耀着大山沟里的小村太子屯，照耀在晓丹家低矮简陋的三间瓦屋上和门前的院子里。风停了，天儿暖和起来，是初冬里的阳春天气。这是个最普通不过的农家院，院子不大，却很规整干净。房山东头有一个苞米仓，里面装满了黄澄澄的苞米棒子，西头有一个鸡窝一个鸭棚。灵棚搭在了屋门前园子里的空地上，晓丹哥的尸首停在里面。晓丹哥俩在村里有着很好的人缘和声望，好多村民都不请自到，鄢家的屋内和院子里，到处都是人，因为事来得太突然，院子显得乱糟糟的，像个人头攒动的小市场。

在五里长汀摆渡的秦二叔来了，他是操办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的行家里手，晓丹两眼通红，哽咽着跟他交代说：“秦二叔，我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像个梦游人。你帮我张罗吧，凡是我想不到的，你都替我想着点儿，让我哥走得顺顺当当，拜托了。”

秦二叔先对死者遗体进行了处理。他用温水将他的身体擦了一遍。死者眼睛没有闭严，他用手轻轻捋过让它合上；鼻孔和耳窝淤着泥沙，他用棉团一点点擦拭干净。装老衣服找了一套死者好一点的衣服，套在棉衣外面将就用了。系在脚上手上和身上的红绳绳是从一个旧毛衣上拆下来的，手心里攥了硬币，嘴里衔了一枚系在红绳绳上的乾隆通宝，然后盖上一大块白华奇布，又点上长明灯，纸盆里点着黄表纸，一切就算就绪了。他接着对来人进行了分工，有在院子里盘炉灶的，有跑腿采购东西的，有做饭做菜的，有记账收礼钱的。这些人各负其责，认真做自己分内之事，小院里刚才忙乱无序，现在总算上了道。

太子屯不但历史悠久，且民风淳朴古道热风，谁家有了大事小情，只要沾点边儿，都要去随个份子，就算平日有个疙疙瘩瘩，也希望借这样的机会化解一下。大队的陈书记来了，他进屋径直来到躺在炕上的晓丹妈跟前，问候道：“老嫂子，你想开些吧，这么大岁数了，可别懊糟出病来呢。”

晓丹妈挣扎着坐起来说：“呦，陈书记来了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你都十多年没迈我家的门坎啦。”

陈书记一边坐下一边连连摆手：“快躺着，快躺着。过去的事儿，咱不提它。”

“我倒是不想提，可是忘不了——我是说怕你忘不了呢。”晓丹妈仍是坐着不肯躺下，对面坐的是陈书记，太子屯人谁敢不高看一眼！

陈书记的嘴角轻快地撇了一下，令人难以察觉：“这么些年了，你心里还是系着个疙瘩呀。”

“十四年了，我早把那个事儿忘个差不多啦。”

“那就好，那就好啊！”

“老鄢临死前那些日子，就想着和你说说话儿，把话儿说开。你今个儿来啦，我这心里亮堂多喽。”

陈书记不愿提那段往事，岔开了说：“老嫂子，你还有什么困难，跟我说，别客气，大队要是能帮上忙，就帮你一把。”

晓丹妈一脸自信的样子说：“有晓丹呢！让他张罗吧，他行。真有什么难处，再让他找你。”

扎着马尾巴的姑娘回来了，上衣兜里鼓鼓囊囊的。进院看晓丹一个人坐在灵棚里，急忙过去从兜里掏出个大纸包塞给晓丹，说：“里面是红糖，熬生姜水喝，驱寒。”

晓丹接过问：“哪儿弄的？让人去供销社买，都没买到。”

“我家里的，就这些，都给你拿过来了。”

“你出去吧，别让你爸看见。”

“你家出这么大个事儿，我来正常，他不会多心。”若兰嘴上这么说，可她还是出了灵棚。

院子里摆一张方桌，旁边放一个大号铝盆，里面盛着温水冒着热乎气儿，从邻家借来的一抬筐碗筷放在桌边，有两个女人在洗碗。若兰过去挽起袖子，帮着洗刷碗筷，然后放在桌上一擦一擦地码好。陈书记从屋里出来了，打她身边走过时站住了，迟疑了一下说：“若兰，你妈一会儿要去磨米房打糗子，一个人弄不了，你家去吧，帮她一把。”

“爸，我帮着把这点活儿干完，一会儿就回去，你先走吧。”

陈书记脸上不怎么高兴，像是还有话要说，可是周围有人不便多说，只好自己先走了。

陈书记前脚刚出去，后脚进院里来一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男子。他中等个头，膀阔腰圆，脸皮粗糙像橘子皮。两只眼睛又大又圆，总像是瞪着

似的。脖子又粗又短，脑袋像是直接长在了肩膀上。走路有点儿外八字，两胳膊往外扔，一步三晃的。晓丹迎上去说：“占峰来啦？”

来人大大咧咧地：“咱俩是老同学，谁不来我都得来呀，你说是不？”

晓丹客气说：“进屋里坐吧。我乱事儿多，招待不周，你多担待。”

“这话不是说远了，你尽管忙你的。”

占峰进屋了。晓丹回到灵棚里，若兰凑过来，用眼角夹了一下占峰的背影说：“他来干啥呀？平日横虎似的，跟你一点近乎气儿都没有。”

晓丹像是劝若兰又像是宽慰自己：“人家能来，也是好心，我领他的情啊。”

“他平日盯着咱俩的一举一动，他来我就走了，出殡那天我也不一定来了。”

“行，你不用来了——先背着他点儿好。”

从哥哥死到第二天晚上，已经过去了两个白天一个夜晚，晓丹一直没合眼。到了深夜，晓丹实在熬不过，头朝下躺到炕梢，迷糊了一会儿。栓柱一直没回家，始终陪在他身边，也跟着并排躺下了。晓丹妈坐在炕头，两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在陪她唠嗑儿。晓丹刚睡着，哥哥来到他身边。晓丹高兴地抱住他：“哥，你可回来了，我想死你啦！”说着眼泪哗哗地淌下来。哥哥拥抱着弟弟，亲热地说：“晓丹，我已经到了那边，这次回来，是想求你办一事儿。咱们兄弟一场，你无论如何要答应我。”晓丹说：“哥，你说吧，只要我能做到的指定办。”哥哥欲言又止，迟迟疑疑地说：“你做不到，算了吧。”晓丹着急说：“哥，什么事啊？你说说看。”哥哥转身，像股清风一样飘走了。晓丹赶紧追上去，下死力拽住哥哥的胳膊，生怕他走脱，大声哭喊道：“哥，你别走，我领你见妈去，妈想你都想疯了！哥，你别走啊——”这时候栓柱疼醒了，看见晓丹泪流满面，枕头上湿乎乎的一片，两手死死地拽着他的一条胳膊，手指甲深深地抠进他小臂的皮肉里。栓柱喊道：“晓丹——晓丹——醒一醒，你怎么啦？”晓丹醒过来，把做的梦说给栓柱，问栓柱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？栓柱说梦是心头想，就是你白天想哥哥想多了，晚上就梦着了，不用想太多。晓丹有点儿小迷信，他觉得这个梦不像以前做梦模模糊糊的，每个场景都特别清晰，尤其是自己撵哥哥时如同真魂出窍一般，有点说道儿。他苦苦地回忆着梦中的情

景，思索着哥哥跟他说的每一句话，甚至每一个字眼儿，猜测着哥哥让自己办一件什么事情，但始终未得其解。

按当地人的习俗，第三天出殡。清早儿，一挂牛车拉着棺材从鄢家出来，后面跟着长长的送葬的队伍。是个阴冷天，小北风嗖嗖的，家家户户的屋檐下，挂着一排排长短不齐的冰溜子。由于头天夜里下点儿雾，村街旁，小河边，不少的柳树、杨树和槐树都挂上了雾凇，北风吹过，抖下一身的雪沫子。两只乌鸦“呱呱”地叫着，从村庄上空斜飞过去。

送葬的队伍来到西大砬子，走进旁边一条山沟里。到山脚下，栓柱喊过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操着绳子杠子，抬起棺材顺一条小道上了山坡。又有不少男人跑上去，帮衬着呼呼号号地把棺材抬进鄢家的墓地里。井子事先安排人打好了，棺材放在井子旁边的空地上，秦二叔站到了上首。这个地方视野开阔，向山下望去，脚下沟筒子里是太子屯村庄，村庄尽头是五里长汀冰河，河对岸是一排伟岸的青褐色山峰。他遥望远处的山尖儿，让别人用杠子把棺材拨正，对准那个最高的山尖儿，吼一声“行了”，然后叫晓丹往棺材上填上第一锹土，紧跟着大伙儿七手八脚，很快就做成了一座新坟。有人燃放起鞭炮，晓丹跪在坟前烧纸，边烧边哭：“哥，弟弟把你送过来了，你放心吧，别挂念这边，我一定照顾好咱妈……”“爸，你死得屈，哥死得惨啊！他才二十七岁，再过些日子就要媳妇了，可是他没等到那一天。爸，哥死后没闭上眼睛，你开导开导他，让他认命吧，让他闭上眼睛安息吧。”之后晓丹趴在新坟上，号啕大哭起来，满脸的泪水与泥土。人们都走了，他仍迟迟不肯离开，栓柱和几个小伙子上前，硬是把他架走了。

人们缕缕行行地回到鄢家，留在家里的婆娘们见人一进院子，手忙脚乱地忙了一气儿。东西屋各放了两桌，都是炕上一桌地上一桌。晓丹在东屋里，陪一些主要客人，有陈书记、占峰、秦二叔和栓柱等人，等到人们都坐稳当了，他站起来说：“各位老少爷们，各位兄弟姐妹，谢谢你们捧场，来给我哥送行，我鄢晓丹这里有礼了。”他给大伙儿鞠了三个躬，这之后丧宴就开始了。

人们都懂得尊重主人的心情，席间的气氛不像喜宴那样热热闹闹，当然也有宾酒斗嘴搞笑的，不过比平日里收敛了许多。晓丹只陪着众人喝了

一杯酒，却像是喝醉了，他反反复复地说着哥哥的好：“我哥哥是全太子屯最好的哥哥，是天底下最好的哥哥，五里长汀要是有一座桥，他就不会死。哥哥死后没闭上眼睛，像是有话要说，今天我梦见他，他要我办一件……”突然，晓丹的脑海里灵光闪现，像是有一道闪电照亮了眼前的黑暗，他认为自己猜到了哥哥在梦里留给他的那个谜——也许在外人看来他的想法有点儿荒诞不经，可是他现在坚定地认为，自己已经悟出了天机，于是接下来说出了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一段话：“父亲十四年前死在五里长汀，哥哥前天也死在五里长汀，今天，我当着大家伙儿的面搁下一句话，为了我死去的父亲，为了我死去的哥哥，我要在五里长汀上建一座大桥。在座的各位乡里乡亲，你们记下我今天说的话。虽然我现在做不到，但是五年后，也许是十年后，我一定要做到！”大家伙儿静静地看着晓丹，没人附和，无人喝彩，谁都没说什么，都认为他喝多了，是在说醉话。等晓丹听到母亲喊他去了对屋，才有人议论起来。秦二叔瞪大了一双吃惊的眼睛，嘴巴咧到了耳根子，扬起一只手指着大河的方向说：“啥？晓丹说他一个人，在五里长汀上修一座大桥？我的天呃，除非……除非太子河干湾啦！”栓柱说：“晓丹这是哥哥淹死了，悲伤过度，才说出这话来呀。”占峰站起来，跷起一只脚，斜歪着身子耷拉着脑袋，一条胳膊伸向房扒，夸张地做出一个倒栽葱的姿势，发狠说：“晓丹把桥建起来那天，我王占峰头朝下走出太子屯！”人们一阵哄笑，笑占峰那个有点儿滑稽的动作，也是笑晓丹那句吹破天的大话。

2

给哥哥烧过“头七”，晓丹就开始琢磨修桥的事了。父亲死的时候，晓丹才八岁，刚上小学一年级，那时他就有一个梦想，在五里长汀上建一

座大桥。上图画课时，他画过一幅画儿，宽阔的五里长汀水面上，一座美丽的拱桥如长虹卧波，桥面上人来车往。他看着画儿痴痴凝想，如果有了这座桥，父亲就不会淹死了，想着想着，眼眶里便涌满了泪水。可日子久了，这个想法一点点淡漠下来。现在哥哥也死在五里长汀，像是一块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，再一次被撕裂开，疼痛来得比头一次更加厉害。修桥的想法在他心里边又复活了，来得也比头一次愈加强烈，吃饭的时候想，睡觉的时候想，走路的时候也想，像是着了魔。

经过几天的冥思苦想，晓丹想明白了，要在五里长汀上建一座大桥，不但自己干不了，大队或是公社也难，最好的办法是让县里或是市里投资。哥哥出殡那天自己说要修座大桥，他现在知道那个话说得太大了，是灌了两盅猫尿说的醉话！自己穷山沟里一个土里刨食的农民，整日为生计所累，一分钱都要算计花，要在五里长汀上修大桥，说出去不让人笑掉大牙吗！可晓丹是个说话算数的人，吐口唾沫是根钉！大天白日当着那么多乡亲的面儿，说出的话儿就像能睡过几宿觉就不算数啦，就像太子河水一样哗啦哗啦地流走啦？不能！要兑现自己的诺言，就得去找上边，上边知道你的难处了，才能考虑是不是给你立项，是不是拨款，是不是开工建设，叫唤的孩子有奶吃吗！想到这，他决定先去大队找陈书记，唠唠自己的想法。

太子屯分前后两条街，从五里长汀过来，南侧沿小河边的那条街叫头道街，北侧靠山根儿的那条街叫二道街。大队部在狭长的村子当央，头道街的道边。一长溜褪旧的瓦房，靠西头的两间是供销社，门前夹着一大圈障碍杆子，里边堆不少大缸小缸和坛罐罐。中间的两间屋门玻璃上画了个大红十字，是大队卫生所。东头才是大队部，五间房，中间开门，进去是个两边不到头的小走廊，里面屋子又在走廊里开门。门前有一个小广场，广场两头立着一对自制的篮球架子，四周有许多大碗口粗的白杨树，现在树叶早就掉没了，兀自伸展着光秃秃的枝丫。

晓丹穿过广场，进门往左拐，进了紧靠西头的屋里。屋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陈书记，还有一个姓王的中年矮个男子，是大队管治保的，因为干的年头多，人们都管他叫王治保，至于他的真实姓名，人们很少提及。办公桌上，放了一份上边发下来的红头文件，他俩正在低头研究那份文件，

内容是分田到户之后出现的新情况及解决问题的一些政策要求。两人因为一个字念什么出现了分歧。陈书记念文件的时候，把“赈灾”两个字念成了“晨灾”，像是叫不太准他停顿了一下。王治保接过说，这个字好像是念“阵”。陈书记嘲笑说：“你那点墨水儿，跟我差不离，半斤对八两，念什么阵，公社领导都念‘晨’。”王治保不吱声了。晓丹了解陈书记的性格，听见了也没接茬儿，他和两人打过招呼，开门见山便说：“陈书记，我来是想和你说点事儿。”陈书记仍在看着文件，头不抬眼不睁：“你说吧。”晓丹客气说：“我年轻，见识少，说的不一定对，你多担待。这些日子我就想，咱们太子屯太穷了，穷根儿在哪儿，穷在交通不便上。要想脱贫致富，就得想办法在五里长汀上修座桥……”陈书记抬起头说：“我说晓丹啊，你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吗？咱们要钱没钱，要物没物，怎么修？你当那东西是黄泥巴捏的呀！在五里长汀上建桥？咱太子屯家家户户砸锅卖铁也建不起啦！”陈书记这种消极的态度，晓丹事先就料到了，他不管陈书记如何冷淡，仍坚持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：“陈书记，咱们自己建有困难，但可以往上边找一找啊；如果咱们不张罗，就不会有人替咱想着，这桥猴年马月也建不起来呀！”陈书记撇了一下嘴：“晓丹啊，不是我打消你的积极性儿，咱们找谁去啊？公社的底细我知道，他们掏不出一个子儿给咱们建桥。”王治保在一边也说：“晓丹，你心里怎么想的俺们知道，你的心情俺们理解，陈书记说得对，修桥不是简单的事儿，不是想修就能修啊。”晓丹固执说：“公社不行，咱们再往上找啊。陈书记，我不是因为家里摊上事了找你，是太子屯太需要一座大桥啦！你是俺们的带头人，你不想辙，乡亲们就真的没指望啦。”怕陈书记不高兴，晓丹的语气很委婉，可陈书记还是生气了，板了脸，冲冲地说：“那行啊，晓丹，你去找？你代表我出去比试比试？”没想到晓丹很痛快就答应了：“那我就试试，陈书记。不用别的，你给我出个介绍信就行。”陈书记也很爽快：“行。你要去哪儿，我就给你开到哪儿——我倒要看看你能找出个什么名堂来！”

晓丹第二天就去了县里。在县交通局，他见到了局长，把大队开的那张介绍信从兜里掏出来展开，放到局长跟前的桌子上，然后说起了太子屯交通不便的种种苦衷。晓丹说得很流畅，因为这些话儿他在心里边已经默

念过好多遍了。局长正看一份文件，他把文件放桌上，用一种惊奇的目光，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站在眼前的这个乡下青年，穿一身厚棉袄厚棉裤，棉袄外面套一件蓝制服，宽肩膀，高个头，挺白净的长挂脸上，鼻梁挺拔，两眼有神，眉宇间透出一股精明气儿。他嫌晓丹说得太多，没等说完就接过去说：“我当局长这么些年，头一回遇见大队的人找我要修桥。”他停顿一下，揶揄地一笑，又说：“哈哈，小伙子，想得太简单喽！这么跟你说吧，全县二十多个公社，一百多个大队，比你们穷的不在少数，该修桥的也有好几个地方，一个都考虑不了哇！退一步讲，即便我们想考虑，哪来的钱？现在停工待工企业这么多，许多工人开不出工资来，哪有钱给你们修桥？半点儿指望都没有啊！”

走到这一步，本该打道回府，可是晓丹的脑子里，总是想起爸爸死在五里长汀的事儿，想起哥哥在冰河里挣扎的样子。他一不做二不休，又去了市里。在市交通局，为等一位主管副局长，他在走廊里站了三个钟头。副局长回来了，看见晓丹跟进门里，简短且威严地盯住他问道：“你什么事儿？”晓丹赶紧一边递介绍信一边介绍自己，说明来意，很客气，是一种谦卑到家的口气。对方显然觉得很意外，把晓丹从上到下扫了一眼，第二句话极其冷淡：“你们大队修不修桥不归我们管，你回去找县里。”晓丹不甘心，还要说点什么，副局长第三句话便下了逐客令：“我马上要去开一个会，得锁门了。”自己等了三个钟头，人家只跟他说了三句话，平均一个钟头一句，晓丹便被打发了。

没有沮丧，没有失望，一切尽在预料之中。站在寒风瑟瑟人车混杂的城市街头，晓丹茫然四顾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国家太穷了，拿不出钱来；家乡太穷了，自己建不起。怎么办？乡亲们盼修桥年复一年望眼欲穿，可县里和市里这些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，没有人愿意听你说太子屯怎么苦啊难啊，怎么交通不便啊，怎么急需修一座大桥啊！他们整天跟下边打交道，听困难听诉苦耳朵早已听出茧子来，没有耐心再听你絮叨，就像医院里的大夫整天接触病人，神经已经麻木，没有人为病人的痛苦着急上火一样。就这么回去了，跟陈书记怎么说？如实汇报在市交通局等一个领导等了三个钟头，只跟人家说上三句话就被撵出来，陈书记怎么看？你不是没事儿吃饱了撑的，出来丢人现眼吗！晓丹不甘心，又去了市里的一家报社，在